

散文

山道弯弯

■向再春

—

西拉沐沦河上游有一条小小的支流，叫古鲁班图鲁川(蒙语，意思是三个山包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河道里遍布青黑色巨石，因此这条川也叫黑石滩。小河的北面有个坐北朝南的小村庄，村外一条弯弯的土路蜿蜒曲折地爬上山丘，伸向远方。村里四五十户人家，我们就住在这个小山村里。

我家有个姓李的邻居，据说她家祖上日子过得好，有很多积蓄。这家的少主人叫做老楚。老楚本来有名有姓，别人这么叫他，是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楚”字。老楚的父亲当过秀才读过诗经，就给儿子取名“翹楚”(诗云：翹翹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希望儿子将来成为人中翹楚，出类拔萃。大家老邻居，彼此沾亲带故。细说起来，这个老楚，我还得叫他表大爷。

老楚的祖父是山东移民，民国时期逃荒到这里。由于勤劳能干，家有粮仓，雇人放羊，渐渐成了土财主。为了家里有个读书人，就给老楚的父亲请了私塾先生。老楚的父亲自幼读书，能识文断字，算是半个秀才。可他生于末世，沾染了不良嗜好，大群的牛羊都换了大烟。没过几年，家业几乎败光，到了土改的时候他们就成了贫下中农。为此那老秀才暗自庆幸了很久，常常得意洋洋地对人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老楚不信他父亲那一套儿，就和他父母分开另起炉灶。他父亲给他讨了一个老婆，留给他两间又低又矮的土房子。他两口子就住在这些土房子里过日子。老楚十分顺从老婆，如唱夫随，什么事情都听老婆的，家中里里外外的活儿他全包了。可是好些年过去了，这老婆也不曾生出一男半女来。到了四十多岁才生了一个儿子。老楚喜不自胜，整日合不拢嘴。两口子对儿子爱如至宝，举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老楚三代单传，所以他们对这孩子十分溺爱，要天给天，要地给地，从来不让他受半点委屈。这孩子倒也聪明伶俐，学啥会啥。老秀才学过易经会算卦，就给孙子排了一卦，断定此子日后必成大富大贵。加上他们祖坟风水好，家里是要出一任县长的。老楚和老婆这次却深信不疑，给儿子取名阿发，也有人叫他大发。

二

阿发十几岁时，老楚两口子让他去学校念书，不管咋说他就是不去。他东游西荡，打架骂人，老两口子也都由着他。他们怕大发在外面打架吃了亏，告诉他谁要是惹他，只管拿石头去“冒”。“冒”在我们这里是动词，比如说我烟袋锅子冒死你，就是用烟袋锅子使劲儿敲你的头)。大发一般不用石头“冒”人，除非有人骂他“你妈给你招了个野爹哟”，这时候他就会大打出手。有时候把人家孩子打伤了，大人来找。大发就回家说那孩子怎样骂他，他们两口子非但不加管束，还把人家大骂一顿。大人都告诉自家孩子离他远点。我们上学下学路过他们家门口，害怕他出来截道打架，就溜烟儿跑回家去。

那时候时兴中山装，衣服上有四个口袋。一般的读书人，左胸上方的口袋里是要别一支钢笔的。有的人别两支，就显得特别有文化，说他能当干部，日后能做大官儿。那不锈钢做的笔卡子闪闪发亮，令人羡慕。大发虽然不念书，却也吵着要钢笔。他妈就模仿当时读书人衣服的样子，在他的棉袄外面左胸前缝了一个口袋。那青布口袋细长地竖在那里，里边正好能插进一支钢笔。老楚给他买来一支钢笔，他就整日把亮晶晶的钢笔别在口袋里，到处显摆，让我们非常羡慕。我们大多数孩子经常是连一根铅笔和一块橡皮都买不起的。我们捏着寸把长的铅笔头儿写字，没有橡皮就用手指沾点儿唾沫，去擦写错了的字，那本子上就留下一片片黢黑黢黑的痕迹，看起来皱巴巴脏兮兮的。

老楚的老婆很泼辣，要是有人惹到她，她那骂街的本领可不是闹着玩的。她咬牙切齿，以刀剃板，指天骂地，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这女人长得又黑又胖，从来不干什么活儿，整日病恹恹的。有个姓汪的木匠经常住在他们家里，老楚老婆在炕头儿围着被子坐着养病，那木匠就躺在炕梢儿拉闲话，老楚抄着手倚着红堂柜在地上站着，满脸堆笑地听他们说话，时而点头表示赞同，还要负责端茶递水。一看到老婆面带不悦，就赶紧出去烧火做饭，或者去喂鸡喂猪。

老楚在家里是这样的好脾气，可是在外面谁要是惹到他，或者谁欺负他家阿发，他的两

个眼珠子就会瞪得像牛眼一样大，黑眼珠子上下左右都会露出白眼球，样子十分凶恶。眼露四白，带有戾气。老楚的眼神儿颇有些杀气，和人冲突起来一般人都会望而生畏。

分产到户以后，家家都努力种好自己的地，老楚也扛着锄头早出晚归。农闲的时候就赶着毛驴车，前村后店出去卖点儿小零碎东西，针头线脑，黄瓜白杏，换几个零花钱儿。

没过几年，大发他妈病得越发厉害，送到公社医院治疗，晚上做了手术，第二天早上就死了。大发他们冒着寒风，把尸体拉回来埋葬了，从此家里就剩下他们爷俩了。

大发原来有些害怕他妈，不敢太放肆。如今他爹可就管不了他了，越来越不务正业。大发不读书却认识不少字，喜欢听人家说书唱戏，还学会了弹三弦儿、拉二胡、吹喇叭，冬天农闲时节跟着说书艺人到处游荡。

三

夏天到了，山坡上到处处长满野花野草，弯弯曲曲小路两边，一片一片的山花椒铺在地上，开满细碎的紫色小花，散发着浓烈的香气。一道一道的梯田，种满了荞麦或豌豆。豌豆花娇艳鲜嫩，荞麦花好似一片白雪，到处弥漫着庄稼地的香气。蜜蜂们嗡嗡嗡嗡地飞来飞去。几只喜鹊和老鸱鸣叫着飞回来，披一身夕阳的颜色，落在树上准备进入巢穴休息。山下绵延的小河边、山根下的平地种满了玉米和谷子。玉米地像一条巨大的绿毯平铺在川里，密密的玉米苗已经长到半人高，此时早就吐穗儿开花。谷子已经抽穗儿，毛茸茸的谷穗正在灌浆。田野里到处一派生机，人们看到了丰收的希望。

大发做事从不遮遮掩掩，偷偷摸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他不在意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他平时乐意给人家帮忙干活，混吃混喝，自己家的地却不种。他特别喜欢帮人家的妇女干活儿，挑水劈柴，榜地拔草，几乎把人家老爷们干的活儿都给包了。当然，人家除了管吃管喝，还管住宿。那女人的男人不乐意下庄稼地，整天赶着一群羊出去放。有人替他干活儿，他也愿意。于是，大发就和人家妇女出双人对。开始大家还说三道四，后来竟然习以为常了。

他爹见他不务正业，催他出去找个营生。他对他爹说：“你倒是挺能干，这辈子挣下啥了？不就是这两间破茅草房吗？”说得老楚瞪目结舌，一时语塞。老楚管不了他，在家里自己煮饭吃。老楚求人做给他做。有人见大发五大三粗、大手大脚有的是力气，给他说他个媳妇儿或许能拴住他收心过日子，不至于一辈子这样混下去，也算是功德一件。于是替他寻

了一个姑娘来相看，姑娘和他一般年纪，家境贫寒，为人实在，对他很有好感。那姑娘高高的个子，出身贫寒，家里只有个老父亲相依为命，倒也殷配。人家来到他家，看到家徒四壁也没有挑剔，什么条件也没提。住了两天，就替他爷俩烧火做饭。老楚乐得合不拢嘴，以为这回可以好好过日子了。可是他儿子却看不上人家姑娘，说人家太傻。没过三天，就把那姑娘赶了出去，依旧打光棍儿。大家一生气，谁也没人管他。

大发平时抽旱烟，有时候到学校去找我要一些白纸，裁成纸条儿。他用纸条儿卷烟的动作很麻利，一手拿着纸条儿，一手捏着碎烟叶放到纸条里，一捻一卷，用舌头舔上点唾沫，再一抖，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烟卷儿就卷成了。把粗头儿的纸捻子揪掉，叼在嘴上点着火就开始喷云吐雾。

大发有的是力气，有时候也出去打工挣钱。从城里回来，他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了。他抽的烟也变成了成盒儿的香烟了，他一边吸着香烟一边说：“你们知道导弹吗？导弹就是它自己会拐弯儿，等追上飞机才会爆炸。”他用一根香烟当飞机，用一个烟头儿做导弹，给我们演示着，听得我们大眼睛瞪小眼，都佩服他的渊博，见多识广。空气里弥漫着香烟的味道，比起那呛人的老旱烟，真是好闻多了。有时候把钱花完了，他要喝酒抽烟就去村东头儿的代销店里赊账。时间一长店里的老板催他还钱，他说没钱爱咋咋地吧。但是等他有钱的时候一定去销了账，还大大方方地说零钱不用找了。

村子中间有一口老井。夏天的早晨或晚上，总是有人来挑水。水桶是铁的，一放到井边的石台上就叮叮咣咣地响。井绳一圈儿一圈儿缠在辘轳上，井边不远处有个大石槽。赶大车的老板子，干活儿回来，卸了车，就打几桶水倒在石槽里饮马。我们玩渴了的时候，只要看见有人来打水，不管是谁，一桶清凉的水打上来，刚放在井边，我们就把头伸进桶里，咕咚咕咚喝个够。挑水的人把扁担放在肩上，两手抓着扁担钩子，站在那里等我们喝完。我们都喝饱了，他才弯腰挑起水桶回去。阿发也经常来挑水，他挑起一挑子水，那简直就像玩似的，毫不费力。阿发来挑水的时候，我们也和他闹着玩儿，他就吹胡子瞪眼地吓唬我们，做出种种要打我们的夸张动作，还大声地恫吓。开始吓得我们四散奔逃，后来发现他并不是真的要打我们——其实是喜欢孩子的，于是我们就不再怕他。见到他就围上去撕皮擦肉地闹，他反而会和我们玩得不亦乐乎。他不仅给自己家挑水，别人家盖房子、和泥垛墙，只要找到他帮忙，他是不惜力气的。谁家男人出门了，妇

女不敢撒辘轳打水，喊他一声，他也会一口气给人家挑上三四挑子，把水缸挑满，就三四天不用再去挑水了。

大发每年出去，用不了半年一定又回来了，还是白帮人家妇女干活，成了妇女队长。把钱花光了，第二年再去打工。

四

冬天农闲的时候，大家都要去山上背柴火。松树枝、山杏枝、骆驼蒿、榛柴，有什么弄什么。到了年根儿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院里都垛起了好好的柴火垛。灶膛里红色的火苗呼呼地舔着锅底，烟筒里吐出袅袅炊烟，村里弥漫着松枝和各种柴火燃烧的气味，屋里热气腾腾飘出饭菜的香味儿。阿发也和大家一起去背柴火，有时候给自己家，有时候给别人家。

老楚老了，走路脚下无根，歪歪斜斜，走三步倒两步。说话含混不清，嘴里流着哈喇子。又过了几年，老楚走不了路了，自己的两间土房子被大发卖给了后院的邻居。邻居把这破房子拆掉，扩成自家的大院。老楚父子混得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阿发没地方住了，生产队长见他无处投身，就让阿发把他爹安置在生产队的一所破房子里。那房子是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大食堂，后来做了米面加工厂，再后来就闲着。里面除了老鼠洞、蜘蛛网和厚厚的灰尘，什么都没有，几口破窗户到处透风，两扇木板门叮咣作响。阿发找来几块大石头垒在墙角，上面搭起几块木板当床。给他爹弄一床破被子，他爹就整天窝在那里，眼巴巴地等着。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喊他儿子的名字，声嘶力竭地叫唤。阿发听见了就给他送来一碗饭，听不见就任他叫唤。村里有人同情他，就给他送一碗剩饭吃。老楚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地将就度日。冬天，阿发睡在别人家，暖暖和和的，像一只喜鹊。老楚瑟缩在那里吹着寒风，冻得一阵阵地叫。就像一只寒号鸟。大发听见了，就在别人家抱来一抱麦糠子，放在他爹旁边的地上点着火，那火苗呼呼地响，滚滚的浓烟从窗户往外冒。呛得老楚眼睛通红，涕泗交流，咳嗽不断。他爹围着被子，伸出双手，哆哆嗦嗦地烤火。一会儿那火熄灭了，大发就走了，任他再怎么叫唤也不管了。后来很久听不见他的叫声了，他们说老楚冻死了。

阿发出一家进一家地帮人家干活儿，也稀罕人家的孩子。后来在南梁大漫甸子上一个寡妇家里落了脚，帮那寡妇养活几个孩子。过了几年，有一天上树砍柴，掉进树坑里摔坏了腿，再也不能干活了。有一回我去旗医院体检，碰到他拄着双拐去办残疾证，我问他办残疾证干什么用，他说可以评上低保。

此后我再没见过他。阿发是这样的不靠谱，可是没人说他坏话，他光明磊落，从不害人。偷鸡摸狗背后害人的事从来不干。说起来又是七八年过去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如今，喧闹了几代人的小村落日渐归于平静。昔日炊柴的小路已经被杂草埋没，所剩无几的几户人家依然放羊和种地。但愿阿发儿晚年生活儿安稳，不再四处漂泊。



晒干菜之遐想

■孙广和

趁着秋日暖阳，各种可晒之菜竞相登场，窗台阳台案台，晒秋的神韵在静静地流淌，这岂止是晒干菜？分明是生活的味道在阳光下丰醇厚香。

克旗的冬天让人窒息，近半年的时光里，尽管超市的新鲜蔬菜，品种齐全，满目琳琅，可是吮饱了阳光的干菜，更温暖更消魂更可口。

君不见，烧上一个火锅，炸上一盘辣椒酱，或炖上一盆白菜，夹几片猪血肠，约一两个挚友，品三五盏纯粮，吃得大汗淋漓，喝得通体舒畅，

仿佛严寒不再寒冷，仿佛长冬不再漫长。余味盈口，情调激昂，时光就需要这样度过，雪天就需要这种滋养。

草原记忆

■张巨文

听惯了——
百灵鸟的高音
在天际纵情放歌
枣红的儿马
啾溜溜的嘶鸣
飞奔向渺远的天际
马头琴悠长的歌喉
悠扬着柔肠百转的贡格尔河

听惯了——
额博出牧的鞭声
在露气朦胧里炸响黎明
黑白花乳牛眯起眼里的温柔
陶醉在挤奶姑娘的哼吟里
老额吉古老的长调
催促着快出母体的小牛犊

看惯了——
白羊群飘动在碧天上
如星的繁花让香气
弥漫盛夏的诱惑
阿斯哈图
以石册记下的历史
讲述成吉思汗拴马的故事
曾经的喧嚣与惊扰
酣睡成葱葱厚厚的雪被
拥暖云杉林的春梦

看惯了——
博克手如虎如鹰的舞步
踢踏岁月之鼓
挂在姑娘腮边的晚霞
被爱情醉得绯红
艳红的熊熊篝火
跳跃成潇洒的安代舞裙
朱日和敖包之上
飘悬的彩带弥漫着奶香酒香
向长生天昭示牧人世代的虔诚

起才是健康的标准。后来，我参加十年户外广场舞运动，再后来开始走进瑜伽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运动，那就是瑜伽运动。在每次瑜伽课堂聆听自己的呼吸，与自己心灵对话，每一个动作的坚持，力量的抗衡，愉悦的心情和忘情的汗水。当大汗淋漓后，十分钟的休息术，那种感觉真好。关键是几个月下来，自己的体形有了变化，即使体重没变，但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瘦了。这样健康而又让人愉悦的锻炼，真的很好。我久违的旗袍又可以穿上了，看着镜子里那个优雅大方的女人，真的很开心。

余生，减肥仍是我人生路上的必修课。我不会停歇自己的脚步。但我会用健康的方式去减，我不会追求减了多少，而是希望在每年的体检报告上都能看到各项指标正常的字样。我也想告诉那些在减肥路上迷茫的小伙伴，减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定要科学合理健康减肥。



绚丽彩霞羊羊得意 摄影 薛新玉

散文

减肥需走健康之路

■鲍敏杰

作为一个女人，对于减肥我有切身的体会。可以说自从有了孩子后，身体发福势不可挡。虽然自我控制饮食，也适度运动，但肉肉总是不请自来。虽然我给外人的印象是长得匀称，不肥胖臃肿。但自知，那些讨厌的肉肉隐藏在哪里。女儿曾戏说我是大象腿、麒麟臂、水桶腰……为了不让孩子失望，我开始了减肥之路。

作为一个女人，哪个天生不爱美，哪个不喜欢折腾呢。但没有好的身材，穿再好看的衣服也是美不起来的。虽然我对自己要求不高，但我天生遗传母亲的微胖身形，这让我在减肥的路上，一直在折腾。记得第一次想减肥，是一次下乡工作检查，刚好一家药店门口有一个电子秤。时值夏天，我穿的是制服半袖和半裙儿。当我站在电子秤上时，触目惊心的数字吓到了我。一个老大夫看了后，随口一句：“姑娘，你可得减肥了。”就是那一次，我决定减肥。但究竟是怎么减肥，我是一头雾水。听说减肥茶管用，我就从医药公司

买了一盒。记得好象60多块钱15小袋。我按照说明喝了一袋，没拉肚子，但出现了脑子混沌的状态。我问我一块喝减肥茶的姐姐，她说似乎也出现了记性不好的现象。我害怕把自己喝废了，就把余下的减肥茶扔进了单位的垃圾道。从此，对减肥茶再无好感。后来，我开始了节食减肥。每天晚上不吃饭，只吃一个大约二三重的苹果，然后喝一杯一百克的酸奶。这样持续了半个月，但一过称，不但一点儿没减，还增重了。不仅增重了，内分泌还紊乱了。想想每天把自己饿的够呛，还没有半点功效，我一气之下又恢复了一日三餐。第三次折腾，是去湖北宜昌学习时火车上遇到的一个姐姐，她长得很漂亮，看着就像年轻的少女，实际她已经快退休了。问她年轻养生的秘诀，她推荐给我一款喝的能排肠毒的酵素。喝五天，日均二百元。我很信任她，就买了她推荐并卖的产品。确实像她说的那样，排出了肠毒，一周瘦了五六斤，可是没多久又开始反弹

了。而且她卖的这个产品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我遇到了同事买其它产品，20盒880元。出于完全信任，我购买并按时吃，几个月后我瘦了五六斤，但长期吃成本太高，后来就中断了。肉肉再一次不请自来。最后一次折腾，是听了美容院美容师的介绍，用了她们的加热瘦瘦包，99元20次，承诺是瘦多少斤的。对于一个迫切需要减肥的我，挤时间中午去，每天匆忙地吃完午饭，然后去做瘦瘦包。坚持了差不多二十天，腰围小了，瘦了几斤。但一不控制饮食，体重就又会上升。后来也做过一段时间精油按摩，部位减肥，钱没少花，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效果。

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砸钱烧钱，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时间和疼痛折磨。我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是用哪种方式减肥，都是因人而异，因体质而异，还需要做打持久战的准备。不管是哪种减肥，首先要以保证身体安全、健康为前提。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良好的心态，这些融合在一